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一送

宋 寧宗六

兩朝綱目備考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春正月。雪。再給軍士雪寒錢。給米。賑濟貧民。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為百二十人。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其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李宗曾命輔正原判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仇胄將用兵。既獲故事。始以傳使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遠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歲帳。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遺摺取之官。仇胄誅。亦廢。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以吏部侍郎為湖北東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歸仇胄以省吏二人囑之。鄒友龍又囑臺吏一人。叔似皆以為本司點檢大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漆。屬又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帳前已無兵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即諸條共過總領官項某計事。而鄂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為者。有宣撫司親軍衣號在焉。人言籍籍曰。德安危在旦夕。宣撫足以解圍乎。幹辦公事。

朱不奔聞之。即檄州按其事。乃知皆三胥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徹鞠治。項聞其至。拂榻待之。項時兼知鄂州。保隸事參軍往伴治。其如大賓客之儀。諸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奔前坐罪免。良可憐也。不奔眉山人。父時敏任至太常少卿。不奔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奔以客從大州。羌掠省地。郭某與寧不叶。多調兵以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郭欲增其直。寧斷不予。不奔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曰每石五千。腳束四百。不奔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乎。曰有之。不奔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爭來求售。而腳束亦減半。事遂息。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舊以武臣監之。多所亡失。乃詔更用文臣。不奔在選中。叔似為選用司參計官。方破貪鈎稽四總領所上計帳。大山積患之不奔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覲之。據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已酉雷雨雹。辛亥禁毀錢為銅。詔院戶毀錢為銅。不以故原仍籍其家。害為令。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徽外夷也。與碉門寨驪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他有胡廬里者。本隸榮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

輻湊焉。乾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洞門。制置使罷調成都。眉鄆三郡募兵三千往討之。士戍深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罕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為四十里。距洞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罕止之。宣撫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程敦古而遣通判卬州陳祥持榜至洞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夷人聽命。自是稍胡。芦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夷人有矣。景罕聞封人。敦古眉山入。辭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須夷人楊出郭者。復因沙平以叛。王丁殺其徒二人。二月壬申。出郭運犯木頭寨。今永寧強在洞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至始陽鎮。鎮在洞門東二十里。郭以所殺骨償償之。夷人乃去。紹熙五年。几嶺夷人。人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王丁以神臂弓射進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夷人報盡。乃就降。有高師高何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為長稚。可保嘗略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舊官名目。大全自舍斤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耳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騎金飾孔雀酥于朝。後則求舊官名目。守臣蘇肅之。懼其邀索不已。勞而却之。吟師忿怒。乃誅前後黃楊二族。夷人攻盧山後峽。殺戍兵虜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焚前峽。三月甲

午。遣犯硯門。知寨曹琦斷其橋。夷人不得歸。大肆掠掠。制置司委盧操權
知寨。調印溪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性討之。丁丑。入遣
通判漢州依師變。同知雅州印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改首周之。既
而作撤論。降其詞。僅強。令師併之。突擲于地。四月壬子。師變。率兵次始陽
鎮。夷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寨門以困之。夷人怒。已未。攻寨門。
入掠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屈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弟開寨
門。沙平可入也。操曰。上可止。令防托耳。安得土事。已未。師變見事急。以三
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硯門。官軍失利。義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
午。提判劉崇之智夫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
百往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肅之同知州張夔。而以通判遂寧府馮
翰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美於硯門萊婆溪創築新寨。人令宣撫司準備。
差遣王好謙。興元後軍統領王誠。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者已六
千人。上丁及兩寨巡檢之兵亦不下千人。盡駐尼陽關。在硯門之東五里。
而兩節制居始陽鎮。去硯門二十里。庚子。王誠自始陽權兵入硯門。夷人
乞還所掠賊。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賊入遣人說之。吟師
乃出。賊即揮大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九六十三人皆酋首也。二月癸

丑夜壽慈宮火。前殿火。建統始。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中宣詔壽慈宮通火。由朕常德。以至田陳為哭。上驚。慈闈。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過內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色。並嚴整。前未賜教。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四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遭火自初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勅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免深究。日下疎放。今徒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樞奏。內史王容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資已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慶。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久雨。丁巳。始大理三街臨安府及諸路疎決繫囚。已卯。復御正殿。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玠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玠進屯河上。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令。玠得自專。松無所聞。玠及安西為宣撫副使。欲鑿前契。進退人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疑之。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郭剛中在蜀久。秦檜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玠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發餉。於是計司

供子。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也。咸成運粟估財。計司實賴其力。使以先引事。稍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登代咸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勅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惟臣前奉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止。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登湖廣總領。四月。以曠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遊幸。乙巳。錢象祖罷。責其保姦避事也。復二日入降兩官。送信州居住。張巖兼知樞密院事。己酉。徐邦憲罷。自知廣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拜兵。侍御史徐樸劾罷之。曠資治通鑑呂中曰。臺諫天子耳目。為朝廷是非。辨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獨疏面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衆論之公。曠嘗觀望朝廷之風。言哉。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糾繩者。率用鄧綰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劾而劾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皇嗣雖去。而儲位未正。權倖輕舉而造蒙將聞。是二事者。真當世之切務也。徐樸職廢風憲。方且緘默不言。迨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劾罷之。是果何心哉。適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咄哉鄙夫。真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己

未。雅州蠻焚獨門寨。詳見今年正月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以

納粟補官令。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庚午。追奪秦檜王爵。禮官改議

若手壁之請也。帝親後一時大臣多得美諡若秦京師皆諡文正

何鼎諡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景以追此故奪其諡宅則如故。秦檜死其

館客曹宗臣為侍士。定諡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熱烈冠古今之語。

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忠諫。事既行。衛涇諸人在秦常定

曰。懲報議上。仇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徇取矣。仇

胄元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其主和一事。而不

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遂迎用。兵之言也。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

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副之。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

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統兼。宋史全文講義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

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汴河。王圭懷奸養師於宣武。繼

是。則章惇造孽於遼都。王黼矜禍於燕雲。誤國殄民。前後一律。今仇胄在

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優不廢事勢。妄啓兵端。使三邊落戢。生靈魚肉。

雖濯髮不足數其罪矣。丁丑。吳曦納款于金虜。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

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復泗州。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復泗州。五月入復
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蒙信縣。五月辛巳
朔。吳興郡王柄薨。贈太保。追封沂王。臨墳。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早
惠。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
上其親愛如此。王于孩早夭。均。宗室希哲子也。立爲沂王。後嘉定初。賜名
補右監門衛將軍。再任福州觀察使。出執外傳。擇御監館職二員兼教授。
七年。更右資和。上侍遊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
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捐。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
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癸未。禁邊防官
吏擅離職守。丙戌。王大郎濟軍于蔡州。大郎馬江州郡統。引兵攻蔡州。
不免。官軍大潰。是日御筆詔北伐。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遂開
禧丙寅。凡四十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遣先
志決策討除。宜盼詔音。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
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
前都指揮使吳玠爲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
屬仲方言。淮北泳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弃疾除。知紹興府。

過關入見言長沙必亂必亡。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卒。可以應變之計。
仇曹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宣。正旦刺使朴伯成。皆言北
方事。其夏議遣知院許及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鄧挺
淮。漕鄧友龍。皆遣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費士寅。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
皆出之。漕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
元正月丙子。出封樞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
中原者。仇曹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
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水縣。
于李全。襲連水縣。李全。即李璣。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天英。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
壬子。宰執陳自强等四人。復國朝故事。乞命仇曹兼領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
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强等再奏。庚申。仇曹除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
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
即李璣為主辰。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
神勁軍。甲辰。趙師異罷。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
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璣復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

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輯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鄭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承知政事。行諫疎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自慶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己酉。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亨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州之地于金人。未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西川總領。所以遣義副尉楊巨源嚴興州。公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倪曾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翕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遠邁三朝之志。蠢茲逆虜。猶託安盟。朕生靈之膏。華溪壑之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乘寇遺黎。有視均於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割於豺狼。兼列境之侵侮。重連年之水旱。源移國偏。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大難屢形於恐脅。

自濠大開。如臨小邦。遠其不恭。姑務容息。曾欲熊之弗改。謂皇朝之可賂。軍入塞而公肆創戕。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消行李之懼遣。復慢詞之見加。舍姑納汙。在人情而已狹。聲罪致討。屬朝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後扶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欠轡而思奮。聞鼓。旗之雲舉。想怨杰之馳驅。憶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創耻。早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風宵是悼。涕泗無從。將勉轉于大難。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礪執干之勇。武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宗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倪胄將舉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論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為父漸。以少選權直院。鳴父亦辭。遂止。李大異為諫議。有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胄。除敷文閣侍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皆嘗為戶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刑工部架閣大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主簿。又踰年。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遷歷清顯。以至侍從。為諫

官主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倪胄。朝廷以其論議不變。廷難學士以推之。方是時。天性在福唐。同日除雅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爲寵。初大異之。爲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傲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當執。即持挺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爲之一噤。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皇甫斌敗于唐州。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甲申。郭俾李汝翼敗于宿州。俾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俾等運至新縣。金人追而圍之。俾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興金人。乃得免。壬寅。太白盡虎。是日簡荆襄兩淮四年以備戰兵。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爲使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六月壬子。竄王大節以奉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癸丑。李興敗于壽州。興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甲辰。鄧友龍罷。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命丘密宣撫兩淮。遣副都高吉。代友龍也。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丁巳。復褒信縣。是日。貶郭俾等官。俾與李汝翼。

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三官。斌尋入奪五官。南安軍安
置。宋史全文講義曰。吾與北虜。本不與共戴天。稽之天地之常經。參之
古今之通誼。仰對祖宗九廟之神靈。俯撫臣民萬姓之公心。靖康之耻。不
可不雪也。昭昭矣。南渡中興。高宗孝宗。未嘗一日忘此仇也。徒以天運未
回。虜勢猶熾。故舍垢茹耻。以真安南北之赤子。苟常以爲可恃哉。今開禧
間。金虜駭駭有微弱之漸。骨肉內叛。隨騎外攻。固幸有機之可乘。然而恢
復大計。當以人才爲先。真宗之禦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洲
赴敵之勲。仁宗之制夏羌。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靈宵納款之績。高
宗之抗女真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剋兀朮。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玠
特賣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汝翼。皇甫斌諸人。久皆寇讎之屬。若平
居暇日。不過剋剋士子。苞苴饋賂。圖爲進身之梯。甚者且外交仇虜。以
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
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罪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統蜀漢之選。賊入以
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喪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既使鄧
禹聞之。寧不笑於地下乎。甲子李奕罷。以寺州之敗也。奪奪三官
汀州居住。再奪三官。而郴州安置。丁卯曲赦泗州。降韓犯死罪四。除皆

除之。調其租稅三年。是日。優奇春府。是康府副都統田琳優之。戊辰。雅州蠻復寇邊。官軍既執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夷界。會有烏石欄所壓者。乃達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曾撫司余斤任露厚。時在硯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領。焚之無疑。崇之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歸王勢。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芥平。聞官軍已還。勿遽而出。既而夷人接官軍不備。詐爲牲醪。云來奠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入之也者皆死。其出奔者多爲所殺。大龍州膽勇將司顯忠。聞變。率所部拒之。夷人稍却。既而復兵無至者。其軍藏焉。與元府後軍津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官軍共失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允輔赴節制司白事還。至居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刎而死。王好謙王誠皆走避。也多功。去始陽八二十里。夷人進據大城山。距始陽不數里。廬山邊民亦皆驚遁。賊遂入雅州。入歸興州。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夷人晝夜焚掠。自硯門而東。九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茂招集土丁。也始陽。今硯門土告進士李千山爲鳳住沙平招諭。又遣人約密番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路兵馬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依面離成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

夷酋高奴寇等聽許。戊寅，蘇師旦罷。以韓仇曹奏劾與在外官體。尋入
奪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又除名邵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
犒軍費。韓仇曹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誅，欲去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
仇曹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
仇曹甚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仇曹納其言，請壁代己革矣。壁請
徹局席，索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付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生
王堂遣人伺其事。或報平章奏事畢，隨駕入內矣。壁聞之，且驚且喜。少頃，
批出師旦與在外官觀。是月，兩淮宣撫立密至揚州。先是，馬司及建康
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得四萬。密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
衛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金虜
封吳曦爲蜀王，賜以金印。秋七月，取和尚原。張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
之。九月壬午，復爲虜所取。權都統劉范付去，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
輔遣韓仇曹書言蜀兵驕，糧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未爲失計。
詔舉才侍使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舉人才二十
人。壬午，雅州蠻出降。先是，夷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行誅。後數日，
奴寇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于禁門之外。金命其子公英以青隊與權

知礪門寨親大受。授受其鋒乃侵互市如故。其後好熟跡皆以次受賈焉。好熟間封人。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還關之戍凡二百六十餘。皆飛山與州募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九年。青菴之變。制置司益戍榮經者二百五十人。崇慶府漢輝彭州募兵。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長壽一百人。通舊為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匯邦也。歲輸朝廷既諸司者。其直獨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其內郡夫移者。獨卅州軍永監九萬六千六百餘斤。綿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課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十石石曉榮經之戍。而移卅州米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石。舊募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侵移卅州米三千石曉之。帥臣楊輔。又為蠲減員錢之議。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韓侂胄。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嘆。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杞難。鄧伯元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蓋季章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用。若青命鄧薛宣威。兵賂李章乃束收。李壁參知政事。以劉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權守威四人。恭州楊子謨。石泉張健。隆

慶符何德周。瀛倖張鈞。而點于謀。鈞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校黃申之。青神李楊洪。選入四人。漢州學官。唐大中。眉州學官張押。李道傳。亦與焉。而點申之。久中二人得旨。皆召來行。低曹賂壁亦調。申之病。遽死。三人俱不執前制。帥楊輔再請于朝。然後從召。特遣以衛涇。道傳以輔。亦有召察之命。洪後為黃崎。右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將上押之。即守于朝。乞召蔡德。固應守吳。寧唐安重。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終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丁卯。誅郭倖。于鎮江府。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九月戊子。霽。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敕天下。乙巳。賞復泗州功。先是七月辛巳。詔復昭興。邊郡賞。至是舉行。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辛酉。罷瑞慶節宴。以將帥暴露故。丙子。金虜渡淮。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十一月庚辰。命郭景援兩淮。命果領兵駐真州。果時為主管殿前司公事。辛巳。虜犯秦陽軍。有北來韓元觀者。至真州。假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室遣人護送北還。命閻瑞的。丙申。元觀入。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室以聞于朝。甲申。命丘密督視江淮軍馬。徐茶書樞密院事。閻瑞用兵。郭友龍。薛叔。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丘室茶樞。督視